

◆民间文化

舞狮闹元宵

李云娥

元宵节是春节的尾巴,也是个色彩缤纷的传统节日。

我最难忘童年时代的元宵舞狮。舞狮成员中,最厉害的是耍狮子的两个人。一个舞狮子头,一个耍狮子尾,两个人功夫了得,配合默契。最滑稽的是那个逗狮子的人,我们称“笑和尚”。他的脸上戴着一张笑得咧开嘴的和尚面具,手里握着一把济公和尚一样的烂蒲叶扇子,衣服穿得破破烂烂,腰上系着一根草绳,走起路来摇摇晃晃,口里像小猪一样“滌滌”不停,他是指挥狮子的导演。看到漂亮的小孩子,“笑和尚”故意用扇子对着孩子扇两下,或者轻柔地刮两下他的鼻子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最轻松的活计是顶花灯。舞狮的花灯结构简单,灯箱四周用白纸糊住,在纸上描上漂亮的图案,或写上几句古雅的诗句。灯箱里有的点着蜡烛,有的点着油灯。最有号召力的是四个打响器的,锣、鼓、铙、钹四种乐器。听到喧天的锣鼓声,村民们就知道耍狮子的要来了。

寒风肆虐,一个劲地往身上钻,我们的头缩进棉衣里都看不到脖子了,树上几片零星的叶子也在打着冷颤。我们一下子哈口气,一下子跺跺脚。狮子队终于进了槽门。院子里德高望重的长者站在槽门前,手里提着一挂鞭炮。耍狮子的一来,鞭炮就噼里啪啦地炸响了。长者引领着舞狮队挨家挨户去行礼,拜山门一样认路。一扇扇大木门打开了。门被时光磨得早没了最初的光彩,露出原始的木头纹路。狮子来到房子的堂屋里转个圈,对着四个方位跳几下,对着灵位磕个头……主人会拿出红包打赏,那时一般赏一毛钱两毛钱。把每户都拜访完后,舞狮队就会在槽门口的晒谷坪正式表演。

晒谷坪里人山人海,男女老幼都出来了,连七老八十的老人也在年轻人的搀扶下拄着拐杖出来看热闹。小孩子更是疯了一般,钻来钻去欢叫着。个子矮的,使劲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挤在缝隙里看。有些孩子干脆骑在父母的肩上,一脸得意,笑得像朵迎春花。

◆漫游湘西南

秀美霸气的石笋寨

龙会吟

石笋寨,是我家乡的一座奇峰。石笋寨状如竹笋,秀美挺拔,直刺苍穹。又像极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,立在苍茫大地上,发出了“当惊世界殊”的自信霸气。就因了这秀美和霸气,引得无数游客慕名而来,登临其上,尽情享受大自然鬼斧神工创造出来的奇景。晴朗天气里,站在寨顶向远处眺望,方圆百十里尽收眼底。往西,洞口县近在咫尺;朝东,资江犹如一条飘带,蜿蜒曲折,在阳光下碧波闪耀;向北,宝庆城头,云蒸霞蔚,气象万千;望南,十八座巍峨石峰排成长蛇阵,从雪峰山下的武冈迤邐而来,演绎出一道“十八罗汉送观音”的石峰奇观。石笋寨整体全是石灰岩,高千仞,四周除了田畴,还是田畴,众山离其甚远,一峰独秀。游人登临峰顶,唯有一条小径可上。在峰脚还可直立行走,爬到半腰,就须手脚并用,攀沿而上,倒有种“自古华山一条路”的境味。路虽陡峭,攀爬艰辛,但更能引起登寨者的征服欲,好多人爬石笋寨,就是冲着这种刺激去的。从小路上去,却不能从小路下来,要沿着另一方崖壁,一级一级往下跳。那一级一级的崖壁好似人工凿成的阶梯,一级有一人多高,只能下,不能上,真是天设地造,神奇之极。

在平地绕石笋寨走一圈,差不多要一个早晨。站在寨脚往寨顶上望,寨顶似一支神笔,蓝天是一张巨纸,神笔在巨纸上挥洒,抒写出千古奥秘。石峰虽呈笋状,但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望去,形貌又各不同。从东望,悬崖绝壁,如直瀑泻下,惊心动魄。从南望,峰峦开阔,似弥勒佛之宽容大肚,能容天下难容之事。从北望,峰势微敛,秀丽挺拔,像极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古代仕女。从北望,峥嵘雄奇,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气质。真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

石笋寨横空出世,特立独行,很合孤芳自赏之隐者心境。据说数百年前,曾有隐士在寨顶建有亭子,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据说,有人在寨顶拾到过残蚀的古币、瓷片。原先我对人们把它称作寨很不理解,峰顶既无

晒谷坪一般会摆三张八仙桌,狮子随着“笑和尚”的指挥表演各种动作。最基本的是跳八仙桌,把桌子的四个角都跳过去。狮子还要站在桌上表演闪挪腾滚。滚的时候,“笑和尚”的手往下转个半圆,耍狮子的两个人同时从桌子上跳下来,就地一滚。有时“笑和尚”故意唔唔地逗得“狮子”发怒,“狮子”就疯狂地舞动,飞快地跑着,头抬得高高的,锣鼓声也敲得非常急促。观看的孩子们就紧张地说“狮子疯了,要咬人了”。

压轴戏自然是狮子上高台。场中叠着两个八仙桌,八仙桌上又叠着两条板凳。狮子没有翅膀,怎么飞上去呢?两个舞狮的男子,一边舞一边往上跳,先蜻蜓点水跳上第一张桌子的角落,然后“飞上”第二张桌子,看起来他们身轻如燕。在桌子上,他们一会儿金鸡独立,一会儿倒拔垂柳,一会儿鞠躬,一会儿蹦跳,真是花样百出,惊险连连。“笑和尚”的扇子摇得风一样快,锣鼓声雨点一样密,“狮子”的头拨浪鼓一样摇,看得人身上冒汗,脚像打摆子。很多孩子吓得尖叫,胆小的月亮也躲进了云层。虽然是寒冷的春节,可是舞狮的人穿着单薄的运动衣裤,脸上还是热汗淋漓。

耍狮子的武戏表演完以后,最后是文戏表演——断灯。断灯就像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,根据给出的韵脚随即说出一段诗文,既要押韵又要含义深刻,和曹植七步成诗差不多,不是饱读诗书的人无法上场。很多平时读了几句书的人这时候也变得张口结舌,尴尬得一脸通红,引来观众的嘲笑。断灯内容一般都是祝福赞美对方,也有夸耀本宗族子孙后代人才辈出、家世显赫的。双方你来我往,打擂台一般,煞是吸引人。大人听得津津有味,一边认真听一边评判。小孩子听不懂,早就鸟兽散去了。

随着锣鼓声的远去,舞狮结束了。可那浓浓的年味、浓浓的乡情、浓浓的亲情,却浓得化不开,让人陶醉留恋。

(李云娥,邵阳县人,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)

寨舍又无寨民,怎么能称为寨呢?后来我明白了,隐士隐居其上,据峰为营,当然就是寨了。

记不清到底登过多少次石笋寨,记忆最深的有两次。一次是和一位老师。老师是民办老师,比我大十多岁,我一直很敬重他,佩服他的学识,佩服他的人品。他也很喜欢我,我们两人相处不错。我那时年少,受“样板戏”的影响,想成为剧作家,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一个大戏。登石笋寨那天,我把那个大戏本子也带上了,想请老师指点。汗流浹背地爬到寨顶,喘息还没平下,我就迫不及待地吧剧本交给老师看,恳请他提意见。老师坐在石头上,认真看我的“作品”,时不时大赞一声:写得好!他那赞扬声洪亮高亢,响遏行云,赞得我激情澎湃,信心满满,从此对写剧本更有兴趣。如今,再回头读当年那个大戏剧本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那个剧本写得太差劲了,简直是难以卒读。而老师却对我大加赞扬,看来有违心嫌疑。后来我明白了,老师并不是违心赞扬我,而是真心鼓励我,促使我充满信心,坚持不懈地写下去。如果没有他那洪亮高亢、响遏行云的一声声赞扬,我也许不会坚持写下去。人在前进的道路上,是需要一些鼓励的,否则就会失去奋斗的热情。老师很懂这一点。

还有一次登临石笋寨,是和几位退了休的老友。老友中有男士,也有女士。几位女士起先也跃跃欲试,争着往寨顶上爬,没爬几步,就不敢爬了,一个个败下阵去,站在寨脚望着我们这些男士往寨顶冲刺。我们这些男士虽然手脚都不太灵活了,攀爬的小路又狭窄陡峭,但谁也不愿放弃,大有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魄。好不容易爬到寨顶,老友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,一个个欢呼雀跃,摆出“V型”手势,争相拍照留影。又对着远方忘情地大喊,虽然有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狂态,但更多的是“山高人为峰”的自豪和喜悦。进入老年了还能登上石笋寨,怎能不高兴呢?

(龙会吟,隆回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日出 郑国华 摄

围炉煮茶

蔡 英

冬日,天寒地冻,乡人便开始围炉煮茶。乡人不懂得文人墨客“围炉品茗”的诗意,但他们实实在在做着极浪漫的事。

乡人的围炉朴实得很,炉子多是一口废铁锅,也有正儿八经的火钵。火钵多是老粗陶制成的,厚实如乡人,外围箍着数圈铁丝,因烧久了火钵易开裂。屋外北风呼啸,乌云压顶,粒粒雪籽炒黄豆般打到鱼鳞瓦上。我们急忙搬出砖头放到堂屋中央,架上旧铁锅,用松毛引火。在火炉外罩上方形的火桶,铺上旧棉被即“火片”,把脚伸进火片,暖意沿着脚板一点点蔓延,浑身都暖了起来。这时,我们看课外书,母亲坐着打毛线衣,父亲有条不紊地卷着烟叶,这是全家人惬意的休闲时光。突然,木门吱呀响了,探进来几颗毛茸茸的小脑袋,原来是小伙伴来串门,还有大人陪着呢。人多,这样烤火自然不过瘾,还是火塘来得爽快些。

火塘一般砌在灶屋,三面红砖一面墙,就围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火塘。也有火塘砌在杂屋或堂屋的。火塘里有草木灰,用松毛引火,架上几根木柴。火苗先是小小的一团,越燃越旺,舔着木柴节节高升。窗外北风发出尖利的呼号,火炉显得愈加温馨。父亲给来访的老爹爹倒上自酿的谷酒。一杯酒下肚,老人家的话便多起来,讲起水浒、射雕英雄传来,讲得眉飞色舞,更兼手舞足蹈,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。看过连环画的大柱忍不住纠正其错处,老爹爹便支支吾吾起来,引来哄堂大笑。火塘顶上悬挂的腊肉咸鱼干鸭等,在烟熏火燎里一日日变香,也变得乌漆巴黑。这时,腊肉的油落到火里,发出细微的爆裂声,夹杂着喜庆的气息。

外头大雪纷纷扬扬,屋里暖意融融,仓里的稻谷满满的,栏里的牛羊正贴肥膘,猪婆下了一窝圆滚滚的崽子,乡人心里踏实得很。落雪天反正做不了事,出不了门,正好围炉煮茶聊天。孩子们将板栗一粒粒扔在火里,不一会儿,果壳炸开,金黄的板栗肉进了孩子的嘴,又粉又甜。吾乡产蜜橘,果大汁多肉甜,有清新的山林气。秋天,人们放一层橘子铺一层松毛,层层码到箩筐里。这时的橘子干软,将其烤会儿,皮焦而香,橘肉愈加甜蜜。我们还把红薯煨在火灰里,等香气四溢时,刨出来剥去皮,红薯香软清甜。一个红薯吃下去,肚子就半饱了。烤火吃水果零食,当是赏心乐事,如果有甜酒更妙。煮开的水兑上甜酒,加进桂圆荔枝红枣,打碎二三个鸡蛋搅匀。一人一碗,空气里就有了酒的醺香。

人坐在火边,浑身暖和,不由昏昏欲睡,可离睡觉时间还早。漫漫长夜,茶便担起提神醒脑的重任。茶叶是山里自采的茶叶。水则是山泉水,用竹篙一截截从山里接来的,直接流到陶缸里,随取随用。母亲把山泉灌进铁罐,再把罐埋到火灰里,不久就能听到咕咚咕咚的声响。雪白的瓷缸里放进茶叶、碎姜、黄豆、芝麻等,再兑上滚烫的开水,一碗碗热气腾腾的“豆子芝麻茶”便出炉了。一碗复一碗,男人讨论农事收成,主妇聊起家长里短,老人说古讲聊斋,孩子们嬉戏笑闹,夜渐渐深了。被火烤得暖烘烘的身体,钻进散发着太阳香的棉被,一夜安眠。

除了火塘火桶,乡间还有一种“风篮子”,用竹篾编织的外壳,里面放着小火钵,还有提手,是小巧玲珑的火炉。如果说火塘是一群人的火炉,那么风篮子则是一个人的火炉。孩子上学提着风篮子,上课放在膝盖上。老人坐在台阶上晒太阳,双手也是拢着风篮子,就像拢着一束火。提着风篮子出门,走多远的路也不冷。这样的风篮子历经岁月的沧桑,竹篾变成棕红,提手则磨得光滑如玉。冬至之后,从一九到九九,从风雪茫茫到春意盎然,围炉才完成使命。

春雨淅淅沥沥,年过不惑的我坐在电炉边翻书喝茶,不由怀念起儿时乡下那围炉煮茶的时光。那时候,冬天更冷更漫长,可人与人之间更亲切,也更熨帖。

(蔡英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

◆六岭杂谈

采茶叶

刘 凯

大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,都有在学校劳动的经历,那时的小学、中学有专门的“劳动课”。那些“劳动课”,不像今天的学生搞大扫除,应付一下班级卫生就可以了。那时是要进行体力劳动的,比如种菜、挑土、修路等等。不过,我最难忘的还是采茶叶。

记得村小旁边,有一片宽阔的茶园。每到春天,青绿的茶树就簇生出鹅黄嫩绿的新叶子。清明过后,天气转暖,茶叶就开始疯长。几场雨过后,茶叶挂满晶莹的露珠,伴着微风跳起欢快的舞蹈。这时,采茶的时节就到了。

采茶叶是一门技术活,必须做到又好又快,否则会影响茶叶的质量。小茶芽一捺,两根手指使劲一夹,一片完好的茶叶就落在手心里。握在手心中的茶叶,不能抓得太紧,否则茶叶就会失水,失去原来的鲜嫩;抓得太松,就会把握不住,掉在地下。采茶的时候,几叶一芽或一叶一芽都有讲究,老叶子不行,老枝更不行……采茶的时候,茶山上除了人影攒动,没有其他的景象。早春的茶园,一片葱茏。微风吹来,携带着蒙蒙雨丝,扑在我们脸上,其间不时夹杂着布谷鸟的吟唱。空气是那么清新,让人心旷神怡。

采茶叶的时节,学校往往放一上午的假,老师们也跟着采茶。四个小时后,我们就把茶叶放在大队茶场过秤。这时,茶场的会计就拿出一筒硬币,有壹分的、贰分的、伍分的,按茶叶的重量计价给我们。那时每斤茶叶的劳务费大概是六分钱,我们一上午的所得不多,但心里却充满一种收获的喜悦。然后,我们拿着这些钱去换取自己需要和喜欢的文具、书本和零食。每年的采茶时节,就是我们小学生们最快乐的时光,一则可以自由走动,摆脱读书之苦,二是有“钱”可赚。这种快乐,是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和体会的。

我们采完茶后,母亲总喜欢一个人背着个小篮子跑到茶山里,仔细搜索一些大家遗忘的嫩叶。母亲加工的茶叶,要到过年才能拿出来招待客人。乍一喝,微苦。可几杯水泡下去,茶色依然淡绿,依然清香扑鼻。喝过之后,口齿生津,让人久久不能忘怀。

参加工作后,有朋友常常送给我一些包装精美的高级茶叶。泡好茶,一揭开杯盖,就有一股浓香扑来。可奇怪的是,我总觉得那种香,有些做作,有些不真实,与我记忆中的茶香相去甚远。我曾经打电话要母亲做一些农家茶叶来。可母亲说,茶树都没有了,还怎么去做茶叶呀?我一听,不禁哑然失笑。我采茶的岁月,还有母亲制茶的时光,就如我的童年一样,一去不复返了。

每每想到这里,我的心就有了惆怅,并久久难以释怀。

(刘凯,曾任职于武冈二中)